

19.58

中山探風錄

• 刘居上

91

中山文史总第2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廣東省中山縣志

中山文史

中山采风录

总第21辑

刘居上撰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

1991年4月10日

《中山文史》（总第21辑）

中山采风录 目录

一、

中山的远古文明·····	（1）
“龙穴”寻根记·····	（4）
五桂山曾是茫茫大海·····	（6）
谁是最早的中山人·····	（7）
中山人口今昔·····	（9）
中山的教育事业·····	（11）
中山图书馆沧桑录·····	（13）
早期的中山华侨·····	（15）
中山的诗歌艺术·····	（17）

中山的书画艺术·····	(19)
中山摄影今昔谈·····	(21)
从粤乐到交响乐·····	(24)

二、

中山市徽·····	(26)
中山市市花——菊花·····	(27)
香山八景与中山新十景·····	(28)
仁山的变迁·····	(32)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34)
烟墩晨眺·····	(35)
岐江晚望古今谈·····	(37)
古寺红棉话西山·····	(38)
雍陌温泉和茅湾冷泉·····	(40)
漫记中山“长江”·····	(41)
中山港遐思·····	(43)
菊城的传说和历史·····	(45)

五桂飘香·····	(46)
逸仙湖漫笔·····	(48)
天上银河落金斗·····	(50)
“二龙争珠”的奇景·····	(52)
三、四十年代的中山景点·····	(53)
来青亭·····	(55)
“翠亨民居”·····	(56)

三、

中山民谣拾趣·····	(59)
中山的童谣·····	(61)
中山的民谚·····	(62)
咸水歌和高棠歌·····	(64)
白口莲与咸水歌·····	(67)
狮、龙、凤、麒麟·····	(69)
醉龙的传说·····	(72)
隆都鹤舞·····	(74)

崖口飘色·····	(75)
中山木偶艺术钩沉·····	(77)
中山风筝谈往·····	(78)

四、

孙中山论诗·····	(81)
孙中山与体育·····	(83)
香山的第一位诗人郑愚·····	(85)
郑彼岸的新新乐府·····	(87)
辛亥革命时期的郑哲园·····	(89)
郑哲园的澳门诗·····	(91)
清末民初仕女图·····	(93)
古卓仑的《香江曲》·····	(95)
水晕的启迪·····	(99)
琐谈“再造社”·····	(101)
乐与神州颂正风·····	(102)
春睡女史郑淡然·····	(104)

黄霞川小传	(106)
阮章竞与黄霞川	(106)
阮章竞谈诗	(107)

五、

荔枝何曾为宋帝红	(109)
安人·孺人	(111)
菊花与乾隆皇	(112)
元默和尚为虎说偈	(114)
借力——香山特有的古代民俗	(115)
神主牌的来历	(117)
吕洞宾与玉泉洞	(118)
“吕祖诗”	(119)
黄胡须打虎	(120)
“麦得兰”与“掰得烂”	(121)
乌利单刀的来由	(125)
西桎镇龙山的传说	(127)

鱼游鹤行	(128)
乌鸦地的传说	(129)
榄豉包盐留久咸	(130)
光棍遇着冇皮柴	(131)
阿懵种薤	(132)
摸门钉	(133)
传说中的中山武林人物:	(134)
洪熙官	(134)
烂头何与唐家六	(135)
斑社	(137)
后记	(139)
关于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中山市史料的公告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140)

中山的远古文明

人们常有个错觉，以为中山地处远离中原的南海之滨，古代曾被称为“百粤文身地”，要说它的古代文明和历史，只能从南宋算起。其实，通常说的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只不过是香山以县建制，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选定修建县城——铁城（今称石岐）城址的年份罢了。铁城的前身不就叫做文顺乡吗，那么，它的更早一些时间又是怎么样的呢？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唐、汉。最近，中山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发掘出来的大批出土文物表明，香山的文明是应该远溯至战国、春秋、周、商，乃至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

中山博物馆的同志们告诉我，1986年上半年，他们沿着珠海、斗门、中山（以上地区在古时均属香山县治下的范围内）的漫长海岸线，作了一次较广泛的文物普查，所获甚丰，大量的实物资料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香山沿海地区早就是渔猎、畜牧、农业相当发达，人烟稠密的聚居地。

1986年5、6月间，在中山南荫鸡头角，文物普查人员采集了一批新石器晚期的石器，种类繁多，有石斧、石镰，网坠（打渔用）、砺石等。其中的一件石斧，石质细腻，打磨精致，刃口锋利，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堪称新石器时代的精品。

出土的各款陶器就更加蔚为可观了。从较原始的夹砂陶，直至稍后的白陶、灰陶、彩陶等印纹陶器，表明古代的

香山文明如何逐步地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随同出土的两件石范（即石质的铸模），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铸造铜斧、铜箭簇等青铜兵器的技术；而在南荫发现的古窑遗址，以及在附近出土的两件陶土器座（用作支承陶坯在窑中煅烧成型之用），更无异于证实这一带出土的古陶都是本地生产的，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珠江流域也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可以这样地打个比方，每一件出土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默默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们披露它身世的秘密，诸如生产年代、制作工艺，以至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等等。当把它们一一按年代依次陈列出来，就如同在我们面前一页页地翻开了一册内容翔实、可靠的历史教科书。总的说来，种类众多的各种陶器：陶釜、陶甑、陶罐、陶豆（盛肉器皿，略如目前的高脚碟）、陶纺珠（纺纱用的工具）……它们的造型和制作工艺，遵从着一条规律，那就是：按照年代序列，由粗及精，由简到繁，由重实用演变为具有浓厚的装饰味。

许多陶器的内壁，遍布着工匠们一行行的指印，这表明了它是用手捏和泥条盘筑的方法制成的，最后还经过慢轮的修整；有的口部或底部还刻有神秘的符号，这大概是早期的文字符号甚或是工匠本人的签名或标记；有的外壁刻印满了整齐的云状或雷纹图案，这正是先民们的早期的艺术作品，说明了爱美之心古已有之，与生俱来。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造型美观大方的陶釜，这是古代的煮食用具。它的独特之处是两耳藏在内壁的上沿，外边还围着一圈倒伞形的釜口，这样，当用绳子绑牢釜耳，吊在木支架上用火煮食物时，就不致因被火烧断绳子而发生摔破陶

釜的意外了。这一在国内同期的同类器皿中并不多见的造型设计，充分表明了能工巧匠们的智慧。

陶器上的薄釉，向人们暗示它最可能是汉代以前的产品；而隋唐时期的魂坛（盛骨灰用的陶器，俗称金塔）则以它的繁复而富于装饰感的造型，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好些魂坛上的龙凤、歌伎等的浮塑，都塑造得栩栩如生，既富想像力，又饶写实感。

过去，人们常把古代的珠江流域视为文化落后的边隅之地，认为它后来的文明昌盛主要应当归功于中原文化的派生和繁衍。无可否认，在秦汉以来的历次战乱中，汉民族的多次大规模南迁，的确为珠江流域的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尤期是南宋末年，宋端宗君臣的流寓香山，对香山的开发影响极大，所以香山有史可考、有作品传世的文人、画师、名臣大都出现在明代以后，但是，本文述及的出土文物（时代最久远的可追溯到5千年前），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里的土生土长的文化艺术的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龙穴”寻根记

在距离中山南荫约3公里的南海边，从龙穴村传来的最新信息表明，中山的历史文化的“根”，正是在这里！（当然只是就其代表性而言，因为，近年在中山发现的古越人遗址有30多处。）

溯本追源，这还得从中山市博物馆的田野考古工作谈起。

在80年代以前，对中山的史前文化的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历代修撰的县志对此并无半点记载。中山市博物馆成立不久，就开始对此作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探索。到了1986年，在龙穴附近的海边，首先获得具有突破意义的发现，收集到一批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的先民遗物，计有石斧、石镰、石网坠等。从而初步证实了，至少在数千年以前，中山沿海一带就是古越人的繁衍生息之所。

1987年，在距龙穴不远处，即现今的中珠排洪渠入海口附近，又发现了一批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的先民遗物，计有铜斧、铜戈、铜环（饰物）、楚式的铜剑等，伴随出土的，还有数量可观的夹砂陶器皿。尤为可贵的是发现了两块铸造铜斧、铜剑用的石范，从而证实了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不但擅长渔猎，懂得制造陶器，还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的技术。

1988年9月，在距1986年发现石器不远之处，他们试挖了T₁、T₂两处土方，在距地表1.3米深处的土层中，首次发现了一批新石器中期的彩陶片。彩陶片上的矿物质颜料纹饰，很明显地可见毛笔的笔触，从而证实至少在所谓秦朝的大将军蒙恬发明制作毛笔的一两千年前，古越人已用简陋的毛笔

从事原始状态的艺术创作。

1990年8月,于遗址原试掘探沟北边距地表深1米到1.1米的下文化层,又发现了两件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一为缕孔圈足钵,一为缕孔圈足碗,据省博物馆的专家证明,像龙穴这种型式花纹的完整彩陶,过去还未见过。其年代约距今5000多年。

石器、彩陶、铜器的先后从龙穴出土,把中山史前文明的整个链条贯穿起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一下大约从五、六千年前的包括中山、珠海、东莞乃至澳门、香港的这一大片珠江口附近的古越人的生息之地的地理面貌和生态环境:那时,由于五桂山区的屏障作用,把珠江水带来的淤泥主要沉积于山之北,山之南则大体上还是灌木丛生的砂质滩涂,古越人就在这里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半定居生活(至今未发现任何居室遗址),他们已懂得琢磨细石器,烧制陶器,乃至铸造青铜器。他们开始形成原始的审美观,陶器上可见各种梭形、绳形、菱形的纹饰,也许还有坯胎状态的文字(见陶器上某些至今还没法解释的特殊记号),膜拜祖宗和神灵(出土石器中有主要用作礼器用的穿孔石戈和盛酒用的陶质流壶,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同类器皿),他们与繁衍在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地名“龙穴”,这当然纯属巧合,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物,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龙穴”这一个点,正是以巨龙为象征及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许许多多的“龙脉”的所在地之一。珠江流域可以无愧地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

五桂山曾是茫茫大海

中山博物馆的老林向我展示了一块奇异的石头：细密、坚硬、灰白的石面上布满了黑色的花纹，其形状，宛如今天的金鱼藻之类的海草。我一看，便不由得失声叫了：“化石”！

从这块化石，可以想像它当年的情景：在灰蒙蒙的深海中，藻类植物在老死之后，一代代地沉没在海底的淤泥中，年复一年越堆越厚，在海水的重压下，最后和其他沉积物一起，被石化（更准确的称呼是：“矽化”）而变成了化石。

不信，你试设法在石上剥落薄薄的一层，立刻，新的海藻化石又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而，你说怪也不怪，我手中的这块石头，竟采自素称为中山第一峰的五桂山中，由此可引伸出一个结论：巍峨雄伟的五桂山，昔日曾淹没在海底下，是数万年乃至数千万年前，才从海中崛起的，至于具体年限，得由专家用科学仪器分析、鉴定后才能断定。

据县志和故老相传，直到宋代，中山境内仍有着相当辽阔的水面。且不说那只有百年历史以下的围垦田（即“沙田”），就是在市区石岐，当从事基建活动时也常可发现地下是厚厚的沙层，质地和颗粒度与沙滩上的海砂一模一样，有时还可发掘到牡砺（蚝壳）带，足证那一带过去原是浅海滩。而岐江过去之被称为“石岐海”，乃至今天仍有人习惯地把渡江称之为过海，也为这儿曾有过宽阔水面提供了历史佐证。不过，这一切与在五桂山发现水生化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谁是最早的中山人

1988年9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青年学者濑川昌久先生持广东民俗学会的介绍信前来中山找我。他是以私人身份到广东各地考察民间风俗的。在得悉中山这一不大的范围内，竟然粤语、闽南语、客家话三大方言共存，且各自形成自然村落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谁是中山地区最早的居民呢？

这确实是个有趣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

中山方言复杂的现状，是长期以来我国境内几次民族大迁徙的结果。那些原先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先民，或避战祸，或罹天灾，一次又一次地迁徙到这片当时被视为荒蛮的海隅之地。从目前（数百年来布局也大致如此）操粤语的大都聚居在县城（即现在的中山市城区）及水土肥沃、开发程度较高的水网地区的状况来看，他们应当是较早进入这片土地的；其次为属于闽南话的隆都、三乡等处的人。至于聚居在五桂山腹地的客家人，据记载，历史最为悠久的桂南乡，第一批先民抵达的时间，也不过是清初，距今大约四百年左右。

然而这还不是答案。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讲广州话的就是这里最早的居民，何况，粤语保存了包括全部入声字在内的中原古腔，足证他们并非百越的土著。翻开各姓氏现存的族谱，那上面大都写明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其实，从珠玑巷出发的那次大迁徙，无非是南宋度宗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距今不足800年。再往前推，有文字可考的当

推唐代的诗人郑愚。在他诗集中留下的《泛石岐海》等诗，足证他确是香山（中山古称香山），而且中山在唐代早非不毛之地。继续往前推，文字的记载就不那么充分了。

近年出土的文物表明，中山（至少是滨海一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先民们生息之所，他们擅于狩猎、捕鱼、制陶、纺织，从一再发现的铜器特别是铜范，甚至可以推断出他们还懂得冶炼。那么，他们的下落到底如何呢？中山人的姓氏，为什么总不出“百家姓”上所记载的前半部，找不出一个这儿独有的姓氏呢？

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里的土著居民被后来的氏族所同化了，或者被迫他迁。不难想象，在千年以前，路程越千里以上的大迁徙决非易事，非有一个以名门望族为核心的，以雄厚的经济、文化、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整体行动，那是决计办不到的。这些新来者与生活习惯和语言都不相同的土著居民之间，为了争夺生息之地，不能不激发争斗。大抵上，相对落后的土著，当然不是对手。在封建宗法制度的从属观与排他性的逼迫上，他们不是沦为附庸，便是逃窜他方，甚至冒认为某一大姓以求生存。于是，原来的姓氏最终便湮没无闻了。

虽然，人们对祖籍的感情是应该受到尊重的，然而，不能不指出，人们所津津乐道，写在族谱上和祖先神位上的“郡望”，如陇西李、江夏黄之类，从血缘的角度看，其实并不那么可靠。

中山人口今昔谈

据香山县志记载，中山市（古称香山县）的人口，在明代洪武14年时，只有36700多人，1949年发展至599000人，这期间经历了将近600年（实为595年），只增长了562200人，平均每年只增加940人。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因为生产水平低下，以及在封建统治下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的缘故。例如沦陷期间的1943年，就曾因大旱加上战乱，赤地百里，饿殍遍地，令人惨不忍睹。

建国以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准提高，使中山的人口由缓慢增长转入剧升期，统计数字表明，截至1988年底，中山市的人口已达1108000人，平均每年净增13440人。其中尤以1962年为甚，人口的出生率高达38%，为历史上的最高率。（相比之下，进入80年代以后，人口的出生率有所减缓，如1982年，为15.7‰）。

人口的剧增引起政府和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中山市也不例外。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已开创了新的局面。人口盲目增长的状况被扭转了，人口的增长重又趋于平稳，市民的生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转化为“只生一个好”，“男女都一样”。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三高三低”的特点，即一胎率高，合理率高，节育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